

# 吳佩孚的患難之交

——吳佩孚與張其銓

# 張森

中外雜誌發行人王培堯兄，囑為撰稿，深佩其致力文化事業之辛勤，特將曩日所記吳佩孚與張其銓，重加整理補充，並附圖片寄奉，以饜中外讀者諸君。

民國二十三年間，國民革命軍尚未北伐，北洋政府曹錕竊據總統大位，未幾，馮玉祥復倒戈逐曹，擁段祺瑞為臨時執政，其時吳佩孚頗負時譽，獨樹一幟，奉直戰後，儼然為直系中堅，執北洋軍人之牛耳，嗣雖屢起屢仆，而聲譽弗衰，

迄馮玉祥陰謀聯俄，吳與兵討伐，傳檄海內，痛詆赤化之害，實開北洋軍人反共之先聲，雖事未竟成，然其人其志，殊有足道者。

吳佩孚本蓬萊秀才，投身行伍，屢立戰功，十數年間，自營團旅師長，而擢至直魯豫三省巡閱使，煊赫一時，固屬時勢所造成，然其招納賢士，持身廉潔，治軍嚴肅，實為北洋軍人中所罕見，當時佩孚幕府中，如張其銓（子武）、蔣方震（百里）、江天鐸（競菴）、黃士龍（莘田）、唐恩溥（天如）等，皆一時俊傑，吳對彼等敬禮備至，每有建議，必採納，尤以信任張其銓為最專，事無巨細，悉決於張，張亦忠貞不貳，迨馮玉祥聯俄以逞，吳傳檄討赤，張其實主其謀，今吳張雖故，然其首倡反共之功，固未可湮沒也。

馮玉祥逐曹擁段之內幕，人鮮有知之者，先是段合肥盤居津門，不甘寂寞，陰與曹（錕）部下馮玉祥、胡景翼、孫岳相結納，欲驅曹而代之，當時馮胡孫三人，謂所部困苦，眷屬多居北平，必先安置，方可舉兵，結果馮索十萬元，胡索三萬元，孫索二萬元，為犒軍之費，段素吝之，無力籌付，乃電張作霖乞款，以倒直系平

分春色為詞，張立滙奉票百萬元至津，交段轉給，馮得款始率師包圍北京，逼曹錕退位，胡、孫亦同時通電響應，時吳佩孚方率全軍與奉軍激戰於山海關，倉皇不及回師援救，馮遂得演逐曹逼宮之喜劇，段亦登臺而為臨時執政矣，是役也，馮遂宣統出宮，竊取宮中寶物無算，而向段所索佩孚之款，亦未分賞部屬，後事為馮部所知，其部將某憤極，曾以密函呈段控馮，段閱書毀之，蓋知馮賦性陰狠貪婪，不敢開罪耳。

民國十三年，吳練兵洛陽時，值五十壽誕，各方賓使賀壽，不絕於途，極一時之盛，曾憶張其銓有賀詩云：

漸喜神州定，應知砥柱功。蓬萊鍾淑氣，海岱想雄風。說禮思遙集，浮譽習不窮。遠邦驚將略，近世更誰同。

洛下花如錦，開軒值令辰。知非還折節，學易每書紳。自是迴天手，無慙後樂身。更看歸馬日，稱兕九州春。

作者簡介：張森先生廣西荔浦人，眼務黨政界五十餘年，現已退休，專門從事著述。



張其銓遺照

吳佩孚招賢納士，如有奇才異能爲其所知，即毫無淵源者，亦必羅致幕府，時鄂中漢治萍公司，有名士許鐵峯，工書法，精考古，慕吳佩孚名而乏曹邱爲介，乃以所著兵器學一書寄洛，佩孚得書大喜，亟遣使賚重金赴漢，迎許至洛，待以上賓，敬禮備至，後佩孚失敗，許輾轉至滬，鬻書爲活，嘗爲筆者言之，佩孚之愛才重士，於此可見一斑。

民十五六年間，國民革命軍大舉北伐，時佩孚方膺十四省聯軍總司令，聲威遠震，有席捲中原之勢，終以不用蔣百里黃莘田之謀，捨唐生智而援趙恆惕，致唐一怒倒戈，革命軍遂長驅下湘漢，會師江淮，復因孫傳芳與吳有隙，欲圖報復，自稱五省聯軍總司令，坐視不救，佩孚遂一潰不復振，退守鞏洛間，迄革命軍底定東南，勢益窮蹙，屯兵鄭州，靡所進止，時太原某顯要，曾遣使說佩孚，請移師河東，願爲補充餉械，蓋欲藉吳以拒張作霖之南侵，佩孚恥依人籬下，卒不允其請，以舊部于學忠時駐軍南陽，欲往依之，重振軍旅，徐圖再舉，詎知于亦自顧不暇，不得已決計率師入川，冀圖苟存實力。佩孚之入川也，原有部隊萬人，以勞師遠征，餉糈不繼，士兵中途逃亡過半，途次構林關，復逃張其鎧被敵騎誤戕之難，軍心愈形渙散，及抵川境，相從者僅三千餘人，川中師長羅澤洲延其新式武器，貌爲歡迎，旋將武器奪去，吳率徒手仍二千餘人往依綏定劉存厚，堅持不入租界，不逃外國之誓言，在川各軍，爭相供養，侷僚者數年，目睹國民政府北伐完成，統一全國，政治日新，已無東山再起之望，九一八變起，乃間道出蜀隨經寧綏返北

平，以書畫自娛晚景，迄抗戰軍興，北平淪陷，日人威迫利誘，誓其復出，以資號召，佩孚終不爲所屈，被燒死，其忠貞愛國之忱，誠堪風世。

綜佩孚十餘年事業之成功與失敗，實與其秘書長張其鎧有密切之關係，故論吳佩孚則不可不知張之爲人，筆者與張有世誼，兼爲姻婭親，於其畢生言行，知之甚詳，雖彼此出處容有不同，而其道德學術文章，則爲筆者平生所景仰。

張其鎧字子武，自號無竟居士，廣西桂林人，爲前清光緒癸卯舉人，甲辰進士，與故行政院長譚延闓組安爲同年至交，少年時，即文名噪於鄉里，尤富有膽識，其岳丈潘培權任欽廉邊防督辦時，張贊其家，嘗從理軍事，於地形兵機，無不精研洞悉，故清末出官湘中，即兼統領南路巡防隊，治軍嚴明，盜風爲之斂跡，當時雲貴總督李經羲過湘境，激賞之，會密疏保薦堪備封疆之選，清鼎既革，譚延闓督湘，拔爲軍統，改所部爲南武軍，旋任湘省軍事廳長，張慮兵多爲患，首倡裁兵之議，遣散所部五萬餘人，湘人稱之，袁世凱聞其名，召入都，擬授以廣東巡按使，張知袁有帝制之謀，飄然辭去，嗣段祺瑞再起，移兵南征，張復借譚延闓返湘，與佩孚相持於零陵，遣書於佩孚，開陳利害，佩孚得書感服，相會於衡陽，一見傾心，約爲異姓兄弟，並訂各守防地之約，於是和議告成，三湘得免戰禍。吳佩孚北返後，迎張其鎧至洛，事以師保之禮，張自此感激，願效馳驅，遂與佩孚相終始矣。

民十一年直皖戰後，黎元洪復任總統，知張其鎧之才，任爲廣西省長，張以手箋自草辭呈，其文曰：

「其鎧聞馬不守閩，筱不爲檻，其性既異，所用乃殊，強而使之，名實兩害，恭讀明令特任其鎧爲廣西省長，聞命之下，載切恐惶，伏念其鎧智不周乎四域，道未通乎九經，摩編之儒，粗可自守，分圻之位，非所能勝，謹陳下情，乞加垂察，方今舉國沸騰，羣衆搶攘，正由人自管葛，士各蕭曹，遂使盈尺之席，千夫覬覦，久敵之屨，連兵爭奪，機詐權謀，百端並興，蚩蚩之氓，皆談掉闔，正宜黜聖棄智，抱樸葆淳，以老聃不爭爲宗，舍墨家交利之說，至治之世，上如標枝，窺然之風，塊不失道，賢已無貴，況曰非賢，且糜鹿薦食，豈樂金鑪，爰居海遊，何心鐘鼓，不戾物性，用遂天年，則無用之用，取譬軍器，去善至善，鑿諸鵝網，嚴瀨綸絲，動季漢之勁節，漆園瓠尊，進中民之獨志，未言移風，宜可深己，長短相挈，學優於士，伏乞擇人別簡，使時遇之學收乎桑榆，軸解之材全其樛櫟，不勝感激屏營之至。」書上黎元洪不允，召入都，力促其行，並加陸軍上將銜（張爲陸軍中將），時桂省承凋敝之後，久不通於政府，軍人跋扈，百端待理，非擁有重兵者，不敢輕入桂境，張獨與賓客數人，浮海入桂，就任省長，並簽訂廣西銀行計劃，首先整理稅務財政，增汰浮濫，涓滴歸公，雖政令不及全省而苦心拮据，事必躬親，忍辱負重者期年，會李宗仁等至邕，以大勢所趨，遂從容交代而去，其高風亮節，有足多者。

民十四年東南戰事重開，佩孚動於用兵，張屢以息爭統一，優武尙賢爲言，佩孚不能聽，然凡疏附奔走，及與奉直魯軍携手謀和，皆張力贊其成，時北洋政府叙張前勛，授爲陸軍上將，迄

革命北伐軍興，佩孚部將一再叛變，屢戰不利，退駐鄭洛南陽，定入蜀之計，張在軍中，倉卒率數騎先發，至構林關，竟中伏而逝，當其隨吳佩孚流徙之際，親朋苦請引去，張慨然曰：「義有所安，授命不惑，今日豈我違難自便時耶。」卒踐其言，而以身殉，亦可悲已！張歿後，譚延闓聞耗，即派員入豫照料，運柩還滬，並親書輓詩四章哭之。筆者當時方在桂中，聞訊驚悼。會寄

輓句云：「國士酬知己，戎馬誤書生。」蓋悲其以國士酬佩孚之高義也。

張其鐘有奇術，善六壬課，能占知戰事之勝負得失，其在湘軍時，值佩孚率北軍南下，常與譚延闓，以射覆占前方戰況，輒不爽，譚則題其課尾，以證其驗，摘錄數則如下：

題占射覆課一則云：「吾父子武二十年，不知其有奇術，今年在郴州乃知之，由射覆始信乎知人之不易也。」

此二月廿一日所為，自後軍中遂羣以占驗為請矣。」

占寶慶戰事課兩則云：

「右四月十三日占，是日正值得魯詠安旅長電，敗敵兩路口，衡陽亦於昨日克復，衆情欣喜，然敵精兵皆在寶慶，兩倍於我，不能無少慮，而子武所占，則云十六日當得寶慶，張毓銀則云，以兵勢決之，不

待十六，詠安復來電，十四日已去寶慶廿餘里，且夕可下，然卒至十六日午後乃克城，亦奇矣哉。」

又：「此四月十七日所占，時三日不得寶慶消息，方疑慮間，子武持此課至，決為占前已得，意氣甚豪，及夜，得李抱冰電，有傷已愈隨隊追擊語，始信為有徵，明日乃得寶慶捷電也。」此為上海有正書局出版之譚張遺墨所載，非虛語也。

又張代人答論術數書有云：「象數之道莫備於易，支流所衍，三式與焉，奇門之學，漢為九宮，本天干也。六壬之學，漢藝文志名轉位十二神，用地支也。合天干地支而運布之，則如太乙，太乙以觀歲運，奇門以決兵機，六壬以占人事，漢代皆入於兵，陰陽家以數談兵，由來舊矣，然太乙演式須用天算，其道久微，明代雖有傳書，而參決之術繁而寡要，通貫甚難，奇門唐世禁習，古書不存，唐李筌太白陰經所說僅得粗式，宋仁宗世勅撰符應經及許洞虎鈴經略有所陳，疏濶正等，坊刊正宗，規模尚在，而奧窔未明，大至雜抄諸家，入以符法，尤復難理，而置閨之法論節論目，或爭疏密，說亦不同，至正閉反閉符號諸術則於事有驗，秘密傳授別成宗派，而軍國大事未聞資以成功者，六壬則漢代古書於今猶在，歷代名師因時增損，門徑亦異。」讀此，足見張之精研周易，深通數理，迥非時流卜易，自稱前知者所能望其肩背也。

民十四年秋，筆者自滬返桂，臨行謁張告別，蒙書贈扇面，並題詩云：「少日稽康只厭煩，每從塵鬪戀邱樊，三間茅屋終吾事，一片嶺雲聞

張其鐘書贈本文作者扇面墨跡惠叔係作者別號



此言，夜靜方知山月正，心空不礙海潮喧，峯前卜築真幽絕，何處林泉非故園。」其字體蒼勁挺拔，絕似黃山谷，今此扇猶存行篋中，而一代賢豪，早已永別矣。

張先後娶潘壽兩夫人，皆名門淑女，潘夫人順卿，字柔君，為廣西平樂潘督辦培楮公女，幼敏慧，工詩文詞，結婚後感情彌篤，閨中時有唱和之樂，惜無出早逝。繼配壽夫人其德，字伯瑩，為湖南衡山叢中丞緝獲公女，湘鄉曾文正公之外孫也，擅繪事，嫻詩禮，育子女五人，男心洽心洽及女心漪，均在臺灣服務，心漪尤負文名，三子心滄，留學英倫，獲文學哲學博士位，受聘於劍橋大學，次女心澹尚陷於大陸，壽夫人年逾八十，精神彌健，現在臺灣，頤養之餘，猶時作工細花鳥，以貽親朋，其作品絕似南田風格，為今所不多觀，得者無不寶之。

茲將潘夫人柔君與張唱和詩，摘錄如下：「夜來愁聽杜鵑聲，孤燈獨對最傷情。癡心兩地同相憶，千里相望夢寐成。整頓寒衣欲寄夫，未知夫亦斷腸無。一線一針腸一斷，秋風過雁落東吳。」

張和詩云：「湖海漂搖又一年，相思兩地尚依然。壯心自笑成何事，慚媿佳人寄錦箋。珍重新詩附遠書，燈前一讀一躊躇。淚痕沾透迴文錦，寄返妝臺辨得無。」

又潘夫人和張詞兩闕云：「澗水東流，流到鴛江有意不，水上客情何似也，醒是閒愁，夢是離愁，他日粧樓，笑口開時恨始休，此日酒杯澆不得，纔是眉頭，酸是心頭。」

「秋來無處不傷情，花也飄零，夜也飄零，

夜長無夢數長更，風也淒清，雨也淒清，萬點秋光上畫屏，隔牆環佩響冬丁，心中自有傷心事，豈獨傷心是小青。」其伉儷情深，於此可見。

張生於名山水之邦，少年時，於嶺東西及桂林名勝，遊涉殆遍，服官後，屢經湘灘沉澧諸川，所至耽玩，居永州時，搜尋柳子厚遺跡，捐資修淡岩，民十年，復遊雁蕩天童及鑑湖嚴瀨諸勝，並携機師挾其勝概，留影成冊，著有：「默齋泊虛孤徂齋游記」，至今讀之，恍如置身山陰道中也。

張性嗜讀書，平居未嘗一日廢文字，軍書之暇，亦手不釋卷，每得一新書，常挑燈夜讀，竟夜不眠，故能博覽羣書，兼資文武，於先秦諸子及周易陰陽太乙壬遁之學，無不通，而尤精於墨家言，成墨經通解大取小取篇附注，漢書補注拾遺，尹文子經注王經緯，及獨志堂詩文雜著各若干卷，其一生所作文稿箋詠，尤為繁富，惜多散失無存耳。

張歿後，浙中宿儒王蓮常曾為撰「張子武上將碑。」文詞悲壯。節錄如下：

「民國十六年六月二日。陸軍上將前廣西省長張公遇難於鄧縣構林關南，耗聞，一軍皆哭。天下之知與不知，無親疏恩怨，亦皆悼歎失聲，為國家惜之也。初公以文吏治軍湘南衡永間，會鼎革，譚都督延闈，拔為軍統，改所部為南武軍。既長軍事廳，慮兵多為患，倡裁兵之議。首罷所部，漸及於他軍，先後解甲者餘五萬人。及南北擄兵，公徇譚公請，復視師湘南。蓬萊吳將軍佩孚，方挾北軍浮湘南下，勢銳甚，南軍不守，公勒未退者兩營，獨捍永州。設疑兵，欲得當以

撓其鋒。將軍出不意，還勁敵，敵竟亦不復前。

震公名，百計欲為講，相見於衡陽，公開以利害大服之，約為昆弟。自此遂與吳將軍相終始矣。明年，以將軍薦拜廣西省長之命，雖鄉里而武人力政，號令往往不能出戟門。公苦心措拄，一出於誠，不期年事以大和。時將軍方勤兵，公屢以息爭統一假武尚賢，轉移人心風氣為言，皆不省。及北遷，將軍果以失人輕出，致大挫。崎嶇經歲，公靡不從。一凡疏附奔走，先後胥賴公。乙丑秋，十四省奉將軍為聯帥主盟，而公領秘書。將軍既再起，名益隆然。孤寄其上，部曲多持兩端，公憂之。每彌縫其闕，雖府怨終不自明。及南中兵大起，將軍戰不利，左次鄭州。北府叙公前勳，授陸軍上將，而將軍已再避登洛南陽，謀入蜀。公倉卒先發，竟中伏歿矣，年五十有一。當流徙之際，親知苦請引去，輒慨然曰，義有所安，授命不惑，今日豈我違難自便時耶。卒讐其所言，悲已。（下略）

讀此碑記，可見張之忠義氣節，誠足以風世。

（註）詳延闈統張其鐘詩如下：

其一 一列真投箸，三年負枕戈，有書常不達，無命欲如何，生死交情見，孤寒涕淚多，累尸餘馬革，捷地向江沱。其二 辛苦依人計，堅危烈士風，前知傷郭璩，從事異或洪，未必謀身出，仍憐殉友忠，縱橫湖海氣，今日竟逢窮。其三 少年曾並帶，中道各揚雄，屬隼非常屬，驂騮意苦營，多才成負員，同好已寥寥，頭白誰相勉，羈魂不可招。四 風昔誰知己，平生誤感慙，家惟瓶粟在，僅有瑋書存，志事兼儒墨，忠心託夢魂，冤親同一盡，慟哭又何言。